

公羊義疏

冊古

公羊義疏七十一

南菁書院

句容陳立卓人著

定九年盡
十三年

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

疏

毛本脫伯字包氏慎言云四月書戊申據曆四月無戊申三月之十二日也下書葬

鄭獻公卒在四月相距僅一月經當以慢葬書日而不日恐經月有誤蠆左氏作蠆

得寶玉大弓

何以書國寶也喪之書得之書注微辭也使若都以重國寶故書

不以罪定公者其寶失之當坐得之當除以竊寶不月知得例不

蒙上

疏

注時受微辭至故書○舊疏云寶玉大弓者乃是周公初封之

周而定公失之季氏奪之皆當合絕而喪之書得之書不

此文直云得寶玉大弓傳云何以書國寶也喪之書得之書不

之義也然則此言微辭使若都以上重國寶之故而通義云先王之賜

先君之世守失之足以爲盜所竊不可言爲盜所歸故但舉得之而已莊

子不曰春秋以道名分按孔氏之義甚合惟何氏微辭意未合○
往不以至當除之者以得之當除而書之杜氏云通於此○注以器得之
今知不復失絕之足以爲辱故重而書之杜氏云通於此○注以器得之
足以上校勘記出熙本有例不蒙上云鄂冬下無月字諸盜竊寶玉疏
蒙不蒙○月按紹熙本有例不蒙上云鄂冬下無月字諸盜竊寶玉疏
云不蒙○月按紹熙本有例不蒙上云鄂冬下無月字諸盜竊寶玉疏
大弓不月故衆也左傳陽虎歸寶玉大弓公羊惡不得之故故孔或
曰陽虎不以解衆也左傳陽虎歸寶玉大弓公羊惡不得之故故孔或
氏爲說左

六月葬鄭獻公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注

欲伐魯也善魯能却難早故書次而去疏

杜云五氏請晉地大事表云亦曰寒氏十年傳午邯鄲縣有五人門于
衛西門曰五氏請晉地大事表云亦曰寒氏十年傳午邯鄲縣有五人門于
一統志○五氏欲伐至廣平府○邯鄲縣西按何氏云欲伐魯則五氏非
晉地矣○注氏欲伐至廣平府○邯鄲縣西按何氏云欲伐魯則五氏非
上更無起文乃與莊十年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
于乘丘之故言成次也魯也彼注云宋此解齊師所以不言次于郎公敗宋師
我能敗之故言成次也魯也彼注云宋此解齊師所以不言次于郎公敗宋師
二國纔止次未成于伐是魯也即能敗宋此解齊師所以不言次于郎公敗宋師
次也明爾國君當強折衝是魯也即能敗宋此解齊師所以不言次于郎公敗宋師
之故云爾國君當強折衝是魯也即能敗宋此解齊師所以不言次于郎公敗宋師
魯文恐故書刺云微弱作也却當爲一箋例云劉氏十蓋年用楚杜氏蔡說以五氏屈爲晉解地

然邯鄲去魯絕遠魯何爲
恐之而書以刺微弱也

秦伯卒

冬葬秦哀公

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

注月者頰谷之會齊侯欲執定公故不易

疏

解之齊侯欲執定公○正以平下例時下十一年冬及鄭平是也此月故

謂晉以襲國上齊衛次五氏是齊也魯盟汲柯與齊平故不易按不易

易猶佼易也相親信無後患之辭此下及頰谷之會齊侯欲執定公

故昭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注月者刺內暨也

夏公會齊侯于頰谷

疏水左氏作夾谷祝其縣故城西春秋經注淮水篇齊

侯于夾谷左傳曰十年公及齊平會于浦祝其實夾谷也服虔曰海

祝其縣是爲大事表云舊處以濟南淄川縣西南三十里齊若此上

近在魯處此之遠今泰安府萊蕪縣有夾谷名勝志以爲萊兵

劫魯侯處庶幾之顧氏炎武杜補正云谷今萊蕪縣杜解及

萊蕪縣曰城注皆云在東海路祝其縣今淮安道之贛南城北門舊說云齊

豐公滅萊侯使萊人此谷邑落荒蕪故曰萊蕪貢所謂萊夷則也
 夾谷之會齊侯使萊人非召之東萊千之川外又知錄云舊
 史于川有夾谷一萊統志夾谷山在濟南淄川縣西南三十里
 名祝其山其陽即齊魯會盟之處萌水發源於此水經注萌水出
 般陽縣西南甲山是齊魯界未知所據然齊魯之境正在萊蕪
 縣南三十里接新泰縣界二里說俱通沈氏欽韓云一統志萊
 淄川則已入齊地百餘里又說俱通沈氏欽韓云一統志萊蕪
 在泰安府萊蕪縣南三十里又說俱通沈氏欽韓云一統志萊
 里此本實字記而以春秋之夾谷在此地按齊魯好會宜就兩國
 贛榆縣西五十里之夾谷宜在此地按齊魯好會宜就兩國
 胡為遠至海濱漢之祝其不宜在此地按齊魯好會宜就兩國
 氏之知錄尚未實指所在杜解
 補正定在萊蕪故沈氏依而用之

公至自頗谷注上平為頗谷之會不易故月致地者頗谷之會齊侯

作侏儒之樂欲以執定公孔子曰匹夫而熒惑於諸侯者誅於是

誅侏儒首足異處齊侯大懼曲節從教得意故致也疏致致地至

本誅侏儒下疊侏儒二字又故致也鄂本作故致地按紹熙本與
 鄂本同當從之莊六年注云公與一國出會盟得意致地此上平
 書月為頗谷之會不易不得意可知今而致地故云頗谷之會至
 曲節從教舊疏云家語及晏子春秋文也穀梁傳頗谷之會孔子
 相焉兩君就壇兩相揖齊人鼓譟而起欲以執魯君孔子歷階
 而上不盡一等而視歸乎齊侯曰兩君合好夷狄之民何為來為

命司馬止其齊侯之逵行古而謝之曰寡人之過也退而屬其夷狄之俗夫
曰司馬率其齊侯之逵行古而謝之曰寡人之過也退而屬其夷狄之俗夫
何爲罷會法焉首足異門而於魯君之來歸鄆子謹曰陰之君田者蓋爲死
使司馬行法焉首足異門而於魯君之來歸鄆子謹曰陰之君田者蓋爲死
此也左傳志焉齊侯於齊從之侯曰丘孔丘知退禮而無勇若兩使萊人以兵
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侯曰丘孔丘知退禮而無勇若兩使萊人以兵
夷千盟兵不偪亂好於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商於不謀夏夷禮不華僇
然齊侯聞之請遠辟之萊人史記齊世家魯君可定公志好會夾谷孔丘曰
丘知禮而怯請遠辟之萊人史記齊世家魯君可定公志好會夾谷孔丘曰
懼其霸禮故從景鉏公之計方乃進魯樂地孔子歷階上使齊司執萊人
新之以禮讓從景鉏公之計方乃進魯樂地孔子歷階上使齊司執萊人
而進曰請盡一宮中之樂公慚乃歸魯樂地孔子歷階上使齊司執萊人
階而登曰請盡一宮中之樂公慚乃歸魯樂地孔子歷階上使齊司執萊人
加焉時與齊侯會夾谷而動行義相若兩君而大壇恐命有司而進
定公之揖君與齊侯會夾谷而動行義相若兩君而大壇恐命有司而進
相欲盡君臣之禮齊侯謂齊侯曰齊人鼓譟而起欲執魯公孔子歷階
而上不盡君臣之禮齊侯謂齊侯曰齊人鼓譟而起欲執魯公孔子歷階
聞嘉樂不野合犧象巡之薦不席下曰寡人狄之過民何來爲命司馬請止
之定公曰諾野合犧象巡之薦不席下曰寡人狄之過民何來爲命司馬請止
齊人使優旃侮齊侯遂巡之薦不席下曰寡人狄之過民何來爲命司馬請止
子數曰君辱臣當死使公之幕行下法斬焉首足異門而出漢書陳湯孔
傳車騎將軍許嘉右將軍王商以爲春秋夾谷之會優旃笑君尼
子誅之張升傳昔仲尼暫羊相說其穀之梁左傳史記新語與公羊詳
震強國反其侵地皆用公羊說其穀之梁左傳史記新語與公羊詳

略互見蓋皆傳聞之異也

晉趙鞅帥師圍衛

齊人來歸運謹龜陰田

疏杜事云三邑皆汶陽田泰山博縣北有龜山在新

泰縣之西南泗水縣之東北與泰安府境相接一統志龜山在泰

安府新泰縣西南四十里山之南即兗州府泗水縣水經注汶水

篇其水自谿而東濬波之陵遲望山而懷操故琴操有龜山博縣北

十五里昔夫子傷政道之來歸龜陰之田是也史記漢書五行

志引來作來陽田也龜春秋齊人來歸龜陰之田是也史記漢書五行

之義也

齊人曷為來歸運謹龜陰田

注据齊嘗取魯邑

宣元年六月齊人取謹及倕之文是也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

仕魯政事行乎季孫三月之中不見違過是違之也不言政行乎

定公者政在季氏之家

疏舊疏云孔子家語亦有此言若以家語

夫故有行於季孫之義孔子世家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

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為司空由司空為大司寇是也○注孔子至

之也○左傳哀十四年傳且其違者不過數人注違不從也後漢書朱景等傳注違失也廣雅釋詁違借也言無有借失故無不從

也○注不言至之家○孟子萬章云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趙注行可冀可行道也魯卿季桓子秉國之政孔子仕之冀可得因

之行道按世家季孫使人召孔子欲往子路不說止孔子然亦卒

不行是孔子未仕季氏孟子所言即謂仕於定公也季氏執政故

曰於季桓子故此傳曰齊人爲是來歸之注齊侯自頰谷會歸謂

行乎季孫三月不違也晏子曰寡人或過於魯侯如之何晏子曰君子謝過以質小人謝

過以文齊嘗侵魯四邑請皆還之歸濟西田不言來此其言來者

已絕魯不應復得故從外來常文與齊人來歸衛寶同夫子雖欲

不受定公貪而受之此違之驗疏注齊侯至還之○舊疏云皆晏

校勘記出或過本云閻監毛本同誤也鄂本或作獲當据正穀梁注

引作獲按紹熙本亦作獲世家云景公歸而大恐告其羣臣曰魯

以君之奈何有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有過則謝以文

爲之奈何有司進對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有過則謝以文

君若悼之則謝此語在斬侏儒之前不合史記正義鄆陽龜陰之田

以謝過穀梁敘此語在斬侏儒之前不合史記正義鄆陽龜陰之田

城縣在兗州龔丘縣東北五十四里故謝城在龔丘縣東七十里

齊歸侵魯龜陰之田以謝魯五十四里故謝城在龔丘縣東七十里

城新語又云於是齊人懼然而恐君臣易操不安其故行乃歸魯

四邑之侵地終無乘魯之心鹽鐵論備胡云孔子仕於魯魯無敵

國之難鄰之境來歸強臣變節而忠順故季桓墮其都城大國畏義
 而合好齊人求而自得其年傳云舊疏云其少四稱田者然則此等皆是龜土也陰
 也邑所欲言田者桓元年是傳云舊疏云其少四稱田者然則此等皆是龜土也陰
 也邑所欲言田者桓元年是傳云舊疏云其少四稱田者然則此等皆是龜土也陰
 項畝多邑內二邑民少內故人稱田多龜亦舉邑名非山陰言賈服者龜若山同於
 賈服即云邑內二邑民少內故人稱田多龜亦舉邑名非山陰言賈服者龜若山同於
 直得田而不得邑而言侵魯四邑請皆之歸意按何注雖四邑蓋三齊君
 不全許是但以得邑而言侵魯四邑請皆之歸意按何注雖四邑蓋三齊君
 之譌運也謹田也邑也龜田陰田蓋非何氏之注按何注雖四邑蓋三齊君
 鄆謹及龜之謹田也邑也龜田陰田蓋非何氏之注按何注雖四邑蓋三齊君
 衛寶見莊六年按宣何十年齊人歸我濟西田是不言齊已言彼取之云
 齊已取之莊六年按宣何十年齊人歸我濟西田是不言齊已言彼取之云
 矣其于實未之齊也者注齊明已言語來不當坐其人貢賦尚屬于魯實
 未歸于齊未之言來者注齊明已言語來不當坐其人貢賦尚屬于魯實
 不言來與此異也舊疏云言魯夫子應復得之者正以魯不能復得先
 君世邑而失之故也舊疏云言魯夫子應復得之者正以魯不能復得先
 故夫子不欲受也舊疏云四邑屬齊始年淹久已絕於魯魯不貴應
 得煩谷之會討殺侏儒威劫齊侯方歸之淹久已絕於魯魯不貴應
 也解詁箋云傳此注義例遠得聖人之心矣魯任人欲沮則聖
 化及天詔下豈以傳此注義例遠得聖人之心矣魯任人欲沮則聖
 政即歸女樂之幾受女樂大惡以不可言也而左氏禮穀梁故以反齊桓地
 爲聖功陋矣煩谷書致者蓋齊以不可言也而左氏禮穀梁故以反齊桓地
 衣裳之會猶云朝服濟河而無怵惕會以聖人有禮焉故也危地
 且效曹沫屈建之詐設兵刑以無怵惕會以聖人有禮焉故也危地
 益長矣劉意以上注穀史記新會致地此注及謝過容或節有刪去子按
 孔子誅侏儒事左穀史記新會致地此注及謝過容或節有刪去子按

不必藉此威齊而齊人之歸田亦未嘗不因此存之固無損聖德焉
聖人固不置君危地而危隨之亦來亦聖人所不能預禁則有不
如此而不可者禮記儒行者見艱難搏不程勇者引重鼎不程其
力疏此喻艱難之事言儒者實自述也若夾谷之會孔子行乎季齊
此實暴虎之舊疏云言此違之驗者欲對上傳去孔子行乎季齊
之侏儒是也
三月不違文也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

疏齊乘云郕城在沂州東三十六里水經注云郕城在沂州東三十六里

伯之故邑定十二年叔孫氏墮郕今其城無南面一統志
在東平州南四十里是也通義云郕費皆內邑不聽者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費

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解云左氏勘記云費為郕公羊本正本作

費字與二家異賈氏不云公羊曰費者蓋文不備或所見異也春
秋異文箋云謹案左氏傳明云秋復圍郕穀梁亦作郕自當以郕

字為正且郕邑屬叔孫氏故圍郕叔孫也為主費邑屬季氏若或有事
於費帥師者當為季氏不當獨任叔孫也

受之

宋樂世心出奔曹

疏舊疏云世字亦有作泄字者故賈氏言焉左氏
穀梁作大字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按禮記

檀弓泄柳唐石經作世柳

宋公子池出奔陳

疏釋文池左氏作地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郭
本奔作奔按池與地皆從也得聲於古讀若宅

莊子大宗師篇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釋文池本亦作地崔同

地在斯干韻揚雄羽獵賦亦同此及讀屈原橘頌以地過韻地讀平聲正楊

二毛可不入韻不當以此左氏證其為今音也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鞏疏云左公羊曰鞏者亦是文不備穀梁經

甫亦有作浦字者差繆略云安甫公羊作鞏父

叔孫州仇如齊

宋公之弟辰暨宋仲佗石彊出奔陳注復出宋者惡仲佗悉欲帥國

人去故舉國言之公子池樂世心石彊從之皆是也辰言暨者明

仲佗強與俱出也三大夫出不月者舉國危亦見矣疏左氏經脫

注復出至言之○舊疏云如此注者正決昭二十年宋華亥向甯

之請弗聽辰曰是我廷吾兄也吾以國人為辰事君誰與處冬母弟辰

○注公子至是也○叛皆下在惡之科也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彊公

池自陳入于蕭以叛○皆下在惡之科也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彊公

言叛者從叛臣叛可知也○注辰言至出也○隱元年傳暨猶暨也

云知非辰強以之者正以莊三十二年公子牙昭元年招之屬以其
有罪皆去弟以之者正以莊三十二年公子牙昭元年招之屬以其
佗所強故曰暨用何氏義釋文強作彊嫌辰鈔本作強是也通義云
佗彊起意而辰序上者既加暨又序下嫌辰全無罪矣義或然也
○注三大至見矣○昭二十年冬十月宋華亥向甯華定出奔陳
注月者危三大夫同時出奔將為國家患明當防之此亦三大夫
出奔不月
故解之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彊公子池自陳入于蕭以叛

不復言宋仲佗者本舉國已明矣辰言及者後汲汲當坐重

注

復至明矣○舊疏云以奔時舉言宋仲佗是其率國人去已明矣
是以此經不復言宋也○注辰言至坐重○隱元年傳及偕汲汲
又云及我欲之明上奔為不得已故書暨此叛為辰汲汲故變暨
言及舊疏云言當坐重者惡其母弟之親暨而汲汲于叛故當合坐
重於疏者通義云胡康侯曰出奔陳則稱暨入于蕭可以賤則稱
及非不得已之辭得已而輕於去國猶夫事君者可貧可以賤可殺
而不可已而果於叛君則無首從之別其罪一施之

夏四月

秋宋樂世心自曹入于蕭**注**不言叛者從叛臣叛可知**疏****注**不言至

上宋公之弟辰以下自
陳入于蕭以叛文也

公羊義疏七十一

六中華書局聚

冬及鄭平

疏

月及鄭平論備胡云孔子仕于魯前仕三月及齊平後仕三

城鄰境之患強臣變節而忠順故季桓驩其都

叔還如鄭荏盟

疏

鄂本勘作荏一閩監毛本同唐石經蜀大字本荏作荏

平六年侵鄭之怨也既平之後遂終春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

注

不日月者子無道當廢之而以爲後未至

三年失衆見弑危社稷宗廟禍端在定故略之

疏

○注不日至略之

穀卒之屬是也今小國卒例書日月昭三十一夏四月丁巳薛伯

莒弑其君庶其傳稱是也知失衆者弑以其稱國以弑故又十八年

人盡喜故舉國以明失衆當校勘記云解云禍端在定也然則此亦

是者今解從定按薛弑其君比即謂禍端在定之當廢不廢也作定非改是

字

夏葬薛襄公

叔孫州仇帥師墮郕

疏

穀梁傳墮猶取也注陪臣專強違背公室恃

墮猶取也何墮非訓取言今但毀其城則邱永屬己於訓更取邑於他
然彼疏云何休難云當言今但毀其城則邱永屬己於訓更取邑於他
此釋之則范注皆鄭廢疾語諸本脫去釋廢疾曰皆誤范注
矣劉氏逢祿難云夫子辨家邑之制為此墮也若叔孫討陪臣安
得書於春秋是也通義云啖助曰雙全西南至無鹽之水經注汶
水篇汶水自桃鄉四分其左二水雙全西南至無鹽之水經注汶
邱昭伯之故邑也邱禍今其城無南面
衛公孟彊帥師伐曹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曷為帥師墮邱帥師墮費注据城費疏見据城費○孔子行乎季

孫三月不違疏司寇司寇攝相事世定公十四年孔子正年五十六由大

乎邑者不求有司弗飾賈男以女行者別于塗塗注拾遺四方之客至

子攝魯司寇非常卿也折齊僭濫漢五行志注引風俗通功曰孔至

人走境邑門不闐外收強齊僭地內虧三桓之威是其事也通義

云再言三月不違者前据為中都宰時此据為司空時也舊疏云

明矣故上有注云定公貪而受之此違之驗此傳復言之者家語
定十年故上有注云定公貪而受之此違之驗此傳復言之者家語
空時為季孫所重齊人遂懼求歸四邑復不違三月是攝行相傳文
無姦民誅少正卯政化大行季孫重之復不違三月是攝行相傳文

言其事矣按此三月蓋猶論語雍也篇回也其心三曰家不藏甲

疏禮記禮運春云冕弁兵革藏于私家非禮也是為脅君漢書母將隆傳春秋之誼家不藏甲所以抑臣威損私力也邑無

百雉之城**疏**禮記坊記云都城不過百雉注雉度名也高一於是

帥師墮郕帥師墮費**注**郕叔孫氏所食邑費季氏所食邑二大夫

宰吏數叛患之以問孔子孔子曰陪臣執國命采長數叛者坐邑

有城池之固家有甲兵之藏故也季氏說其言而墮之故君子時

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書者善定公任大聖復古制弱臣勢也不書

去甲者舉墮城為重**疏**注二大至患之○即上十年叔孫州仇仲

帥師圍費又昭十三年叔弓帥師圍費之屬是按左傳歷記南蒯

公山弗狃等以費叛侯犯以郕叛等事明二邑大夫數叛故患之

也○注以問至墮之○舊疏云春秋說及史記皆有此言按孔子

世家云定公十三年夏孔子言於定公曰臣無藏甲大夫毋百雉

之城使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公叔孫氏先墮郕季氏將墮

費公山弗狃叔率費人襲魯入及公側孔子命申句須樂頤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二子奔齊遂墮費是其事也○注故君

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明其並從二事而特舉墮城不書去家之

之於經明知去雉者何五板而堵注八尺曰板堵凡四十尺疏校

甲亦合書矣注記毛詩小雅鄭箋引而作為下而雉同注八尺至十尺疏舊疏

云八尺曰板堵凡四十尺疏校

從此說文木部栽下段則注云古築牆先引繩營其廣輪方制之正

詩其繩則直是也繩直則豎橫幹題曰植于兩頭之長杙也旁

曰幹植于一板坡則層疊而上詩曰橫板于兩邊幹內以繩束幹實

堵凡四十尺曰戴禮韓詩也鄭箋引此傳注五堵而雉注二百尺

而釋之曰雉長三丈則版六尺自用其說也注五堵而雉注二百尺

疏云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詩鴻雁一丈疑五誤當為三注百雉而

城注二萬尺凡周十一里三十三步二尺公侯之制也禮天子千

雉蓋受百雉之城十伯七十雉子男五十雉天子周城諸侯軒城

軒城者缺南面以受過也疏雉注二萬至制也注舊疏云公侯方百

步為里計一里有千八百尺即有萬八千尺更以里三

三百二尺為二千尺通前為二萬尺也故云二萬尺凡周十一里三

五步三子男之尺也按坊五里注以長三丈為雉三百雉為一長三百丈方

殊然如鄭說則百雉之城不及二里謂大都三國之一與何注絕

禮及韓詩說八尺為板五板為堵及左氏說一雉之牆長三丈高

為一丈五堵為雉雉長四丈高丈三堵為雉一雉之牆長三丈高

尺五板為堵一堵之牆長四丈高丈三堵為雉一雉之牆長三丈高

公羊義疏

卷之十一

八中華書局聚

一丈以度其未及者用其長以度其高者用其高也何說雉積丈與長
詩三莊公第說八尺爲板五曰都爲城過五堵爲雉鄭害也先王之制大
鄭不傳過各參國得其一詳今五以之左氏說九鄭伯一之京方五里非積千五百步雉
制書傳各參國得其一詳今五以之左氏說九鄭伯一之京方五里非積千五百步雉
也大都三國則一雉長三百步也雉之度量於此可知矣按五步爲一雉
於度大長三國則一雉長三百步也雉之度量於此可知矣按五步爲一雉
則大之都三國墮邱費耶正如其合制正合大夫之正辭以對聖言邑無
百雉之都三國墮邱費耶正如其合制正合大夫之正辭以對聖言邑無
禮爲之耶禮典注云公引之書無逸九里伯之蓋方七里
子男之城或疑焉周禮匠人營國方九里謂之城者百里之內
之非也然大國七里次國五里小國三里謂之城者百里之內
同也然大國七里次國五里小國三里謂之城者百里之內
子實不隱公七年祭仲云都九里不國雉大國三之里可也或與天之
兩侯伯五里子男三之里矣此方賈服杜步實過與鄭雉一解而鄭公又云不
伯侯伯五里子男三之里矣此方賈服杜步實過與鄭雉一解而鄭公又云不
過百雉又據天子男小城十之二里以言也按京城爲兩解者實鄭之大營國方
雉矣又據天子男小城十之二里以言也按京城爲兩解者實鄭之大營國方
九里宮室以命數爲節則宜七里言也鄭伯宜五里伯七男宜三里以典命
國家宮室以命數爲節則宜七里言也鄭伯宜五里伯七男宜三里以典命
五命當五里詩大雅文王有聲云雖改殷制仍服事殷未敢十里二等
小於天子大於侯也賈公彥云雖改殷制仍服事殷未敢十里二等
里則周之天據子異代法以公其匠人有侯夏殷法七故也子男此宜則五里較異